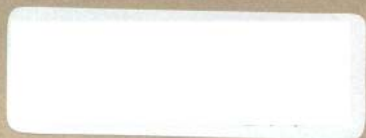


MANG MANG
DONG OU LU

茫茫东欧路

茫茫东欧路

凌一鸣 著



群众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茫茫东欧路

凌一鸣 著

* *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长安街14号)

新华书店总经销

湖南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14.5 345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7-5014-1030-5/1·364 定价:8.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象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渴望走向成功，但幸运地听到了嘲笑。然而正是在这种嘲笑声中，我获得了一种新生。

命运的戏弄，常常是良好的意愿，却导向了事与愿违的结局。然而什么算是结局呢？日月星辰，循序运转；阴晴圆缺，暑往寒来。那福岂非是祸？那祸又岂非是福呢？

我的出国，我那两年来冠着“自费留学”的光圈遍闯东欧各国及“西方乐园”的历险记，那在异国他邦求生存，甚至是在枪林弹雨、铁窗生涯中的无数厄运与苦难中的奋斗历程，难道在我不应该视为一种最好的注脚与自解吗？

我从黑暗中走出，我在劫难后尤存。虽然于无形中应验了那首我曾老是吊在嘴边的半带晦气的歌词：“我曾是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但我庆幸：命运的巨斧，曾一个劲地朝我的身上砍来，那正是命运女神为使我成型而格外施加的器重与垂青！我并没被国外那无情的灾难与厄运所吞噬，也没因回国后世俗的偏见与嘲笑所消沉。我失去的只是一些身外之物与幼稚可笑

DQ85/12

的幻想，我得到的将是让我终身受用不尽的经验和见闻。我还是我！

万水千山游遍，那高山之巅尤如一堆蚂蚁的土垤，那汪洋大海也不过一滩牛蹄水洼。我终于又战胜了自己！我从一场人生的幻梦中惊醒，求得了新的自慰与平衡。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我，一种心中的积淀让我唯命是从——我要写！我要写出这两年来遍闯东欧西域的日日夜夜，那无时不涌集在我心头的无数海外同胞创业的艰难及内心世界的酸甜苦辣，写出我的那些磨难中的结晶——以此作为我自己一份永久的珍存。

有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卢梭先生曾经在《忏悔录》中许下的心愿：“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有一切理由这样想：卢梭在人类思想存在的缺点所许可的限度里说出了真话——他的真话。”我今天也极愿将一颗自认为是一个地道的海外赤子之心尽可能赤裸裸地剖露在国人面前。这里面有崇高的东西，也有卑贱的东西；有善与美，也有恶与丑；但却决没有一点假！

因为，我憎恨假更甚于憎恨恶！原因是我这人被假的东西害得太多。不管是曾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恶”能使人首先有所警惕，“假”则易使人放松戒备。无论这种假是出于一种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用来掩饰虚伪造假者内在极其懦弱扭曲的灵魂，或是诸如“打肿脸充胖子”这类人性共同的通病，今天若再不予以戳穿，则不仅是曾祸及过咎由自取的我，还将贻害大方，使更多的无辜导向迷津。譬如“那外国的月亮果真比咱们中国的更圆更亮吗？”

我本一粗人，不会繁文絮节地过多装文饰礼，因而在我往后的言词中如有对某些读后不顺眼的先生们的冒犯，千万请予海涵！我的本意决不是针对某人，更不敢藐视时尚，而仅仅只是以

管窥天从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中还原出一些外部世界的真相。对我来说,这些现象若不予以披露和揭示,那尚未泯灭的良心则会无时不猛烈地叩击着我——那可就要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整个国人了,这可是我唯恐唯慎不敢轻漫的。

——作者



作者像

一九九二年摄于布达佩斯

目 录

第一章	走出国门	(1)
第二章	炼狱在布达佩斯	(20)
第三章	偷渡意大利	(79)
第四章	转战南斯拉夫	(197)
第五章	捷克——波兰行	(236)
第六章	徘徊在东欧的十字路口	(254)
第七章	匈牙利劫数未尽	(276)
第八章	在布加勒斯特的日子	(395)
第九章	归乡路	(426)
后 记	(457)

第一章

走出国门

凝视着墙上的大幅世界地图，我的心似乎再也难以静蛰于祖国这一我土生土长的世居之地。世界是多么的辽阔！天底下有那么多不可预测的新鲜事以及对一个人的成功不可或缺的挑战和机遇。

金福的到来，他从深圳给我带来的那份《最新出国消息》恰似一颗巨石投在了我那早已跃跃欲试的心潭。

“一石激起千层浪”，连续几天来我夜不能寐。是兴奋、激动？抑或是疑虑、犹豫？或者说好事但往坏处想后对未来憧憬之余的一种审视与权衡？不管怎样，这是我人生进程中的一步要棋，必须慎之又慎。

辗转之余，我又翻阅起那份诱人的《最新消息》来：

“匈牙利是全世界唯一对中国公民因私普通护照实行免办签证的国家，凡持赴该国的入学证明，领到出国护照的学生均可自由出入，多次往返，不用办理签证。

“89年6月以来，由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签证一度冻结停办，而去美、加、法、日等国的护照发放可能受到新的限

制，难于获准。因此，渴望前往匈牙利学习、考察、求职、经商投资开业的人明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以来，到该国留学和开办私人餐馆的华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以上。随着中国与东欧各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到东欧、苏联读大学预科，然后升学去北欧、西德、意大利及澳、新、加诸国读书，将成为国内留学的新趋向、新途径。

“匈牙利、澳、新、加及北欧诸国有近百所大学，其中不少具有数百年的历史。经过多年改革，教育制度完善、灵活，对东西方全面开放。特别是北欧诸国在布达佩斯设立的预备中心，接纳各国学生转学到瑞典、挪威、芬兰深造，一律实行先入境，入校后交学费。凭入学证明和经济担保书即可在匈牙利申请得到签证，转往澳、加、新等国。

“从匈牙利回国者，只要持有匈牙利学校的学生证，即可在公安局领取出境卡，直接出境，赴匈并转道其他国家多次往返，出入十分方便。”

此外还附有一整套精制的资料：《匈牙利大学国际预科学院简介》、《匈牙利大学语言专修课程招生程序》、《匈牙利留学旅游投资贸易指引》及一份《匈牙利大学联合（ASIA）中心致匈牙利留学申请者的告示》。

信息是最新的，资料是全面的。其中所罗列出的赴匈就读、可转道西方多国的六大特征和优点尤其是诱人醒目的：“信用可靠，收费平；手续简化，速度快；最易批准，保险成功；过渡中转，出入方便；合法做工，易于定居；永久咨询、全面服务。”

——这不啻是水上可以点灯！在当时的国内，不少人苦于出国无门，哪有这等的好事。价钱固然不低——2700美金。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有所得必然有所失，打鸟还须舍得铁蛋子，倘若真如所说，确也是个机会。

人生不就是一场赌博？赌赢了步上青云，前程似锦；赌输

了也就是倒担归家，复归于零。本出自于大地，终将还归于大地。至于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钱财又算得了什么呢？人只要付出了自己的努力，静下心来才能无愧无悔。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求耕耘，莫问前程岂不也是一种最为自然、自在、自得的处世之态吗？

我真的有些为之心动。

生活应该时时赋予一些新的内容。那种固守一隅、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或者仅仅只是为了积聚几个铜子而甘为一种守财奴般的平淡人生，实无异于一种自贱自弃的慢性自杀。

人啊，太忙碌于现实，灵魂就易被工作的繁忙和日常生活的琐碎所淹没、吞噬。“生命在于运动”也就在于人能跳出环境及自身所日渐设置的惰性的樊篱，由自在走向自为，从而在他有限的时光内体现出他真正的人生价值来。

韶华不再，吾辈须当惜阴，人最折腾不起的就是青春的流逝啊！

想想自己，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已有六年，这留职停薪闯入社会又近三年。“吾生也有涯”，再过两个月，同单位签订的三年合同期满，我又将面临着一场新的选择：是继续再签留职停薪经营企业，在社会这所大学中闯荡？还是回到那个我实在不愿更多提起的原单位？回到那个死气沉沉、令人窒息，即使是一个朝气蓬勃、有棱有角的青年也将把你研磨成反应迟钝、逆来顺受的圆球，要不就成为一堆支离破碎、毫无用处的粉末的研究所，那个我曾好不容易才庆幸跳出来的人生枷锁的陷井？

不！我决不能就这样轻易回去，重新钻进那个独成体系，然而却错综复杂的人事蛛网的牢笼。

我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不会装着笑脸去逢迎那帮自命不凡、一脸傲气、官不大、架子却不小的势利“爷”们和“娘”们。人应该活得洒脱一些，夹着尾巴做人，那不是人的滋

味，那是狗的习惯！

回想起八一年底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我八三年就晋升为助理工程师。我的专业——地质，成天在外跋山涉水，栉风沐雨，我长期是奔波战斗在野外生产科研的第一线。然而时至今日，却仍是两手空空，不到百元的工资，住房也不能解决。八八年中高级职称评定，所里评了70多人，然那全是以照顾即将退休的人员为名，实则很有一部分是留给了视领导意图好恶而转动的亲信与关系。什么公司领导的官太太，或者现任头儿们的要好，长期养尊处优，呆在室内，干着行政的官儿，居然这次也评上了冠以技术职称的工程师来。至于我们这些长期出野外的小字辈，就当你的“助工”吧，我们这里还有当了几十年的助工呢。这个貌似尊严、冠冕堂皇的研究所，我还敢再去“请君入瓮”吗？“鲤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不再回”。

改革的春风总算在每一个死角都掀起了一些萌动。八八年，中央“鼓励科技人员留职停薪，兴办民办科技，扶助乡镇企业”的政策，给了我以名正言顺的脱身理由，它翻开了我投身社会，挣脱自我、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新的一页。一切靠自己的能力去奋斗去争取，而不再是靠人家的施舍与怜悯。

创业固难，但伴随着两年多来无数的挫折、失败以及成功和喜悦，我开始真正感知到了一种人生成熟的欣慰，人似乎也才真正领略出一种自由主宰自己命运的乐趣。

虽然社会这个海洋，充满暗礁、急流、险滩，甚至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邪恶与不测，人是过得紧张、艰难一些，但那叶生命之舟却始终还是抓在你的手上，靠你自己去驾驭与掌握。再难，却过得充实，自在，洒脱。付出的心血，总多少会得到你应有的报酬与宽慰。让人觉得：有阵痛才能有新生，有坎坷、险阻，才会有雨过天晴。

尽管当时省级、部级几家报纸、电台都报道赞扬过我们这

家自筹资金创办的民办科技企业，有人说那是我们的成功，是我们的荣誉，但我心里很清楚，那只是在我为国家增添一份税收贡献的同时，为我自己用一年的时光赢回了在原单位上班时十年的时光。

不瞒您说，如果按我原来拿的工资做标准的话，这等于是实实在在地赢回了人生最为宝贵的十年阳寿。

啊，古人云：“寸金寸阴，寸金难买寸光阴”，我的天，设想我在那个原单位再那样拼死拼活的干上十年，人都会要累死的呀。人生几多宝贵的东西也全会随之扼杀抑尽。人生有几个十年哟！

当然，生活的磨砺让我深知：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无论在哪个单位，在哪个地方，又哪有怏不得气的呢？做人，做生意，说白了，都得接受社会新的“四德”（得），那就是“苦得、亏得、急得、怏得”。也许还有更多的“德、德、德……”。天底下，哪有一帆风顺，样样遂心的事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实，看透了，这都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

而真正要紧的倒是：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找到他自己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活着便是一堆心烦意躁的事情。

自己的历史只能由自己亲笔去填写。每个人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自己潜能的极限，而唯有不断地尝试，唯有现实的行动，你才能逐渐理清自己的轮廓，并最终找到该由你去扮演的角色。任何美好的东西都不会凭空而降，拿社会上的话说“捡钱还要起得早”，都得靠你的辛勤劳动与顽强奋斗去争取。

商场如战场，人生就是一连串的出击。

是的，今天，面临着这一重新选择的关键时刻，我又该是处于我人生设计的一个转折点上。是退是进？退却不是我的性

格，开弓没有回头箭！可进又怎么去进呢？继续同原单位签留职停薪？或者干脆辞职，与我的那个在心底里早已死去的单位一刀两断，守着我目前这个自筹资金，苦心经营起来的小本企业？

客观条件的限制，作为起步那可以，但要想得到更大的发展，想干得更加红火，更加轰轰烈烈，确非一时易事。生意场上啊，也有一盘难念的经。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渴望能找到一个更适宜于自己天性发展的大舞台。人从能够爬行、站立开始，自然就要学着迈步，跑动和跳跃。“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同样，人也决不应该满足停留在他每一特定的时空。任何新的时空，都应该有一崭新的人来与之对应——这也许就是我所理解的辩证法，这就是生命的真谛：停滞意味着死亡，静止也就是生命的结束。

金福的到来，来得正是时候。他在我那早已徘徊动荡的心潭中投下的那块巨石所激起的涟漪与共振，或许也是一种命运的巧合。一切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象是得到了一种上天的启示：出国——跳出我的小巢，到那个更大的世界中去闯出一条新的路来！

事不宜迟，我再一次详细地阅读了那一份《最新出国消息》。目前深圳正在着手接收办理，钱是多了点，每个人须交报名费 100 美金，三个月学费 900 美金和住宿费 500 美金以及手续服务费 600 美金、综合旅游服务费 200 美金，外加联系海外经济担保费 400 美金，总计 2700 美金，折合人民币当时约 17000 元。三个月学习完毕，可以协助办理转道西方第三国的手续。

这类“语言学校”的骗局，我以前是听得太多了，当时报道的留学澳大利亚的“澳洲风波”，利用国人想出国的心理，坑

害、骗取国人的钱财的教训，还是记忆犹新的。我担心这恐怕又是一个翻版。

本着不妨先了解了解情况，花点钱不要紧，但要办得事成就行的心理，我随金福一同前往深圳去了一趟。

在深圳统建大厦的楼上，有那么一间办事处。室内装饰豪华，墙上挂满了欧美等国的地图及一些介绍各国风情的旅游资料、图片。不到 20 平方米的房间，招来了一群慕名而至的报名者。先交报名费 100 美金，发给你报名表格，以中英文书写的印刷精致的科索大学的校章贴印。有条不紊，而且资料上也写得清清楚楚，这是目前办事效率最快的一种出国途径，对方保证你能在 20 天内办成。办不成，如是由于本人的原因则手续费不退，其它款项仍可全部退回。一切象那么回事。办事处为首的叫“玉姐”——我的朋友金福是这么称呼她的，据他说同她的关系较好。她看上去年约三十六七，长相一般，但显得有一种装出来的热情和几份在深圳这种特定环境中陶冶出来的机敏。细细的眼睛里总闪烁着一种捕捉不定的眼神来。随机应变，对答如流，拿我们家乡的口语来说，“是个搞路的”。

出于办公室人多的原因，晚上，我又随金福一道，到了她的家里。

她在深圳图书馆的对面，买了一套私人住宅，四室一厅，家里宽绰、舒适，请有保姆。我们的言谈，不时被香港的长途电话打断，据她说，那是匈牙利大学驻香港的亚洲办事处打来的。一切又是那么天衣无缝，令人可信。她的老母，还有一个据她说是她在瑞典的姐姐留在国内家里让她们照看的四岁左右的小孩，都同她生活在一起。有马有鞍，即使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这时，又来了两位装着入时的小姐想请她帮忙联系出国，我们也正好可以告辞了。

出门前，她又给我们看了一套夹在一个精致的公文包里的

全套录取通知书、国际学生证及香港银行的经济担保的证明材料。签名、公章连同纸张都是十分精致考究的。

她说就凭这套资料，就可以到当地公安局办理出境手续，领取护照。不过这套资料得办完她们这里的手续后，才能由匈牙利、香港方面寄来。她这本是唯一的一套样本，不能给人的。

一个要找锅补，一个要补锅。她们这套人是很了解我们这些想出国的人的心理的，不怕没有业务上门。毕竟，我们也非三五几岁的人了，我说：“这次我没带钱来，只是想先了解下情况，如果可靠，我还有好几位做生意的朋友都想出去。”她高兴了，也许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第二天就让我们到她的办公室，先免费让我报了名，填好了几份表格，交了几张相片，并送了一套复印资料给我。

回来后，从金福的嘴里，我得知，还有一位目前在深圳工作的老乡已经办理了手续，也是经那位玉姐帮忙，只先交了一半钱，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等全部手续，目前正在办理护照，一旦护照下来，马上就可走了。

不管怎样，先证实了再说。我在深圳的一所中学里找到了那位老乡，他叫曹宇，学美术的，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我，他正在等护照，这些天，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还不知能否办得成。我心里想，也好，前面乌龟爬路，后面乌龟照爬。先看看这个“替死鬼”能否办成再说，我先拜拜，回家等着瞧吧。反正，不见棺材不流泪。钉子遇着铁——硬碰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回到C市，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天我一连收到三封香港的来信，是那种加厚的进口铜版纸印刷得十分漂亮的信笺。

我原以为会是香港亚洲办事处寄来的，可抬头却让我莫名其妙：配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香港××建筑工程公司”的信函，邮戳都是同一天的，却要做三封信发，且每封信都只有一

句话。第一封信是：“梁先生：您好！资料收到，正在办理手续。”第二封信是：“手续已办定，电告。”第三封信是：“盼望您早日出发。”落款却都是一个“钱”字。无名，无日期。

我有些纳闷，我素来不认识一位香港的“钱先生”或“钱小姐”，也从未听人说起过一个这样的人，就是那位“玉姐”也未曾提过。我思忖着，这事肯定与那位“玉姐”有关。落款三个“钱”字，是不是催我去交钱了，我到现在，还没交过一个“子”，但为什么要给我寄来这样三封信呢？

直到后来，我办护照时，才弄清楚。公安局有规定，自费留学除必须有海外经济担保外，还须有三封海外信件证明，只要看看信封，有海外邮戳就行——我不由得佩服，他们到底懂套路，什么都做得好好的，一语双关，既催钱，又补漏。可当时，我只理解出了前层的意思，这反倒更加重了我的疑虑。

十分明显，他们是要搞钱，可我需要了解的是花了钱能否办成，再者，不要赚得太黑，不要把我们剥得太深就行。

我没有及时回信，也没马上带钱上去，时间能够证实一切，一晃又是两个多月过去了。

一天下午，我的朋友，深圳的那位金福突然出现在我的家里，向我辞行，说晚上就要到深圳去。他的护照已全部办好，准备从深圳罗浮海关出关，经香港乘机，直接去匈牙利。与他同行的，就是那位先交了一半钱的老乡曹宇。

行动之快速，令人吃惊。

我看了护照全是真的，他说他的学费由他家里亲友给他凑齐全部交了。因时间紧，天天跑这跑那，所以只能办好了一切手续才来告诉我。他说他先过去看看，到那里后，马上给我来信。

一切基本证实，至少可以办得护照出来。

金福，这小伙子的确不错。20几岁年纪，刚刚从学校出来，